

“潮经济”期待新规范 之四

多起未成年人受侵害案发生在电竞酒店,引发行业定性不明晰、监管政策存真空等担忧

电竞酒店该按酒店管还是按网吧管?

本报记者 余嘉熙

“六一”儿童节前夕,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8起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典型案例,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新业态监管治理案被列入其中。该案也是全国首例电竞酒店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提供上网服务民事公益诉讼案。

作为一种新业态,电竞酒店因兼具上网和住宿的双重功能,当下备受年轻人青睐。问题也随之而来:电竞酒店到底是酒店,还是属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由此也产生了行业标准、执法部门界定和归责等方面的诸多待解问题。

此前在河南,荥阳市人民检察院公开建议对电竞酒店实行“酒店+网吧”双重管理,禁止未成年人进入,这一建议引起各方关注。

滋生多起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罪

5月12日,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案,判决一家电竞酒店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上网服务。

案情显示,该电竞酒店接纳未成年人入住,但未办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在3个月内,该电竞酒店接待未成年人入住记录达387次,且为逃避检查,经常采取未成年人入住不予登记等手段。

当地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电竞酒店以旅馆住宿之名接纳大量未成年人无限制上网的现象十分普遍。仅案发所在地的宿城区,12家电竞酒店住宿登记系统存在接纳未成年人入住记录达800余条。

河南荥阳市人民检察院近一年来办理的多起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就发生在电竞类旅馆内。

“消费者通过线上平台就可预订房间,非常方便。”荥阳市人民检察院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员额检察官王丽丽带领团队

阅 读 提 示

以“电竞+住宿”为卖点的电竞酒店近年来备受年轻人青睐,但这一领域却存在行业定性不明晰、以旅馆住宿之名接纳大量未成年人无限制上网等问题。有律师认为,在鼓励多元经营模式和消费场景拓展的同时,也要及时预见和防范新业态带来的多重风险,这考验着相关部门的监管智慧。

在调查和办案中发现,部分电竞酒店在经营过程中,未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时未询问、记录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和身份关系;有的电竞酒店虽然履行了告知监护人的义务,但为了谋取利益,采用不如实告知的方式,如只告知监护人未成年人所在的区域,并不告知未成年人将要入住。

荥阳市人民检察院调查还发现,电竞酒店存在一人登记多人住宿、男女混居等情况;价格更为便宜的电竞酒店仅仅办理了营业执照,并没有办理过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有的甚至连营业执照都没有办理,就把上网费隐含在住宿费中,巧妙规避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禁止未成年人入内的规则限制。

“多起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发生在电竞类旅馆内,这足以说明,这类电竞旅馆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很大的监管漏洞,很有可能成为新的违法犯罪行为滋生地。”王丽丽说。

酒店和网吧属性存在重叠

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电竞酒店达1.5万家。与之对应的是,仍处于野蛮生长期的电竞酒店,缺乏行业统一标准,进入行业壁垒较低。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对酒店业造成了巨大冲击,不少酒店转型自救,电竞酒店成为一个重要方向。但是一些电竞酒店打起“擦边球”,房间简单摆张床再加台配置较高的电脑,就拿着电竞的噱头吸引未成年消费者。

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目前关于电竞酒店的定性尚待厘清。如果将电竞酒店定义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者必须办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并严禁未成年人进入;如果将电竞酒店定义为住宿场所,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规定,经营者在履行查验、报告等义务后,可以接纳未成年人入住,这就很难对其上网服务行为实施有效监管。

这就意味着,电竞酒店中酒店和网吧的重叠区域,存在着监管政策的真空地带。

在上述宿迁涉电竞酒店民事公益诉讼案中,该电竞酒店的企业登记表中“许可经营”项目并不包含互联网上网服务,但其门牌上却清晰标明服务范围包括“上网住宿餐饮”。其在互联网平台营销广告中,宣传称“依托于电竞游戏的新型酒店,不仅享受媲美网吧的高品质电竞服务,还可以拥有住酒店的舒适体验”。

法院经审理认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2条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做出规定。该场所具备服务对象的不特定性、营利性和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三个要素。该电竞酒店虽然名称为酒店,但其与普通的酒店相比,配备的设施、消费模式和收费模式方面存在明显不同,实质上以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为主要目的及消费方式,属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监管应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河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贾永健向《工人

日报》记者表示,在“电竞+”催化下,电竞酒店的卖点也正是“电竞+上网”服务,其核心功能涵盖上网服务和住宿服务,理应接受相关监管。

为加强对这一新业态的管理,江苏南京等地已做出探索。根据相关规定,如果房间电脑台数大于床位数(一两台电脑除外),则电竞酒店需要办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参照网吧管理,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上网服务,也不能对住宿以外的人员开放。

“电竞酒店既要对标‘住宿’场所运营,又要参照‘网吧’管理,肯定会提高行业门槛。”一名从事电竞运动推广的分析师称,相较于传统网吧,电竞酒店的特点就是舒适度和私密性,“如果休息的地方安了视频监控,肯定就没什么人愿意来了”。

5月26日,安徽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发布对多家电竞酒店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公告。公告称,这些电竞酒店未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为未成年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未采取未成年人上网保护措施,可能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

“涉及电竞酒店上网服务的监管问题,应当始终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河南良承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红伟认为,酒店旅馆虽是传统行业,但通过电竞实现了跨界,进而形成了新的业态。在鼓励这些多元经营模式和消费场景拓展的同时,也要及时预见和防范新业态带来的多重风险,有效消除电竞酒店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危害,这考验着相关部门的监管智慧。

荥阳市人民检察院向荥阳市公安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对辖区内电竞类旅馆进行全面排查,建立健全未成年人入住监督机制,加强对电竞酒店从业人员的法治教育等。该检察院同时向荥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无证经营的电竞类旅馆予以处理,并定期进行排查,防止出现无证经营现象。

网约车平台“旧账新算”被扣司机索赔获胜

法官提醒,平台不能以异化的规则掩盖侵权问题

本报讯(记者王伟 通讯员徐澄)日前,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网约车司机与平台的劳动合同纠纷。网约车平台以新规定对专车司机陆某过往的违规订单进行扣分,并取消了陆某的专车司机资质。陆某以网约车平台随意出台新规侵害其合法权益、导致其收入减少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网约车平台赔偿其经济损失,获法院支持。

2017年12月,陆某通过审核成为某网约车平台的专职专车司机。2020年11月,陆某所在工作群中发布《服务分规则》,增加了“司机在500单内服务分扣分>25分将取消专车认证”的规定。

2020年12月,网约车平台启用该新规,并对此前认证成为专车司机人员的服务分进行回溯换算。在对陆某过往的500单订单进行追溯后,网约车平台对陆某的三次订单扣了30分,取消了其专车司机资质。

陆某认为,三次订单中有18分是新规出台前的订单所扣分数。新规启用后,自己扣了12分,并未满25分,不应被取消专车司机资质。

2021年4月,陆某申请重新进行专车资格认证。网约车平台公司以其未完成预备役期任务为由,未予通过认证。

网约车平台称,服务分规则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根据该规则陆某已达到被取消专车资质的扣分标准,且取消专车资质并不必然减少其收入,其要求经济赔偿并不合理。

吴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网约车平台明确新规则自2020年12月1日起实施,但该规定的内容却溯及陆某此前的服务,在实际操作中也根据陆某以前的行为进行扣分并取消了陆某专车认证资格,此举明显侵害了陆某的合法权益并给其造成了损失,应予赔偿。

法院在综合考量陆某正常运营期间的收入、被取消专车认证后的收入、重新进行专车认证的时间等情况后,判决网约车公司赔偿陆某3.2万元。

该案审理法官提醒:网约车从业人员规模庞大,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劳动权益理应得到保障,让他们系上“安全带”。网约车平台应切实承担起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合理责任,不断提高自我管理意识与服务水平,不可仗自身强势的话语权,以异化的规则掩盖自身侵犯劳动权益的问题。

青岛中院发布案例,披露新型诈骗犯罪

以虚拟产品申购“割韭菜” 一团伙骗了上亿元

本报讯(记者张楠)山东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了该市近三年审理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其中一起“虚拟产品申购”类诈骗案作案人员近20人,诈骗金额1亿余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17年底,为获取非法利益,沈某(在逃)与被告刘某某东等人预谋,确定了彩金网的运作及盈利模式,并纠集郑某波等人共同实施筹建工作。

2017年底至2018年5月间,刘某某东等人在互联网上注册“中国彩金商城”网站,建立中国彩金网网上交易平台,发布伪造的相关政府批文等虚假信息。郑某波等人为规避境内互联网注册审查制度,将“中国彩金商城”官方网站注册在境外互联网服务器上并上传到互联网,进行后台交易操作,伪造平台交易活跃假象。仇某斌等人组织培训数十名“客服经理”,利用互联网网站、微信、QQ等网络通信工具散布该平台收益高、风险低等虚假信息,吸引客户入网投资。

2018年5月中旬,彩金网交易平台发售虚拟产品“四叶草”,申购该产品的金额达1亿余元。5月18日前后,沈某等人预谋采取100%中签、全额配票,制造“四叶草”产品价格下跌的方式,隐瞒抽逃被害人申购资金的事实。

5月21日,马某根据沈某、仇某斌的授意发布交易平台闭市公告,将中签率由原拟定的0.86%变更为100%,按照仇某斌提供的客户名单,对青岛地区以外的其他客户的申购资金进行全额配票,致使被害人申购“四叶草”虚拟产品的资金总计1亿余元无法取回。

审理过程中,法院认为刘某某东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或帮助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构成诈骗罪。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发现问题仍置之不理,被罚款两万元,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

“强制报告制度是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有效保障,更是法定责任和义务。”最高检第九检察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扎实做好强制报告落实情况“每案倒查”工作,促推强制报告制度“长出牙齿”;对于制度执行中发现的普遍性、根源性社会治理问题,检察机关将通过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等多种法律监督手段和方式推动解决,强化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溯源治理,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吉林

一“养老扶贫”诈骗团伙落网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近日,吉林省梅河口市公安局打掉一个以“养老扶贫”等名义组织实施跨区域诈骗的特大犯罪团伙,先后在广西、安徽、浙江、云南等地抓获犯罪团伙成员46人,捣毁犯罪窝点20余处,扣押涉案手机260余部、银行卡200余张,缴获各类数字货币卡15吨,虚假公文、话术账本等物品若干,扣押冻结资金2000余万元。

2021年12月,梅河口市公安机关接到两名群众报警称购买“某数字货币激活卡”被骗。报警人称,微信好友“王老师”向他们介绍,该数字货币项目包括国家扶贫养老计划等类型卡片,针对无养老保障、低收入或无收入老年人群发售,如果投资成功,投资人可以持卡在各地公立医院、养老机构享受免费医疗和低价养老政策。二人分别向“王老师”提供的银行账户转账后,始终未收到“某数字货币激活卡”,遂报案。

梅河口市公安局侦查发现该案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的犯罪团伙,他们利用多种社交软件层层发展下线会员,会员均以老年人为主,案件受骗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严重侵害了老年人的财产权益。

经工作,专案组将犯罪嫌疑人胡某某抓获。根据胡某某供述,2021年6月至12月,其在明知所谓虚拟数字货币卡等卡片没有任何价值的情况下,大量从罗某某处购进虚假虚拟数字货币卡,对老年人进行宣传售卖。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6位老人被“细胞回输项目”骗69万元

本报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日前披露一起诈骗老年人案件。被告人宣称细胞回输防癌抗癌提高免疫力,诈骗69.65万元,法院二审维持原判,被告人获刑11年。

2018年4月至8月间,被告人肖某伙同他人,通过虚构医院或生物研究所工作人员身份、编写话术等方式,骗取被害人购买并进行细胞回输项目。肖某等人以老年人为目标,通过拨打电话、车接车送、免费健康检查等形式吸引被害人到现场参观、体验,随后召开现场细胞回输讲座,宣称通过细胞回输可以增加免疫力,具有防癌抗癌功效,细胞回输分2个档位,大单一疗程58500元,小单一疗程39800元,致使6名老年人被骗,其中最年长的被害人89岁。

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认定肖某构成诈骗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罚金12万元,责令肖某向被害人退赔损失。肖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一中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示,犯罪分子以抗癌防癌、提高免疫力为噱头推销的细胞回输项目属于混淆概念,老年人应当正确认识细胞回输等新类型治疗方式,不要相信非正规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结果。犯罪分子往往以免费体检、车接车送等邀请老年人前往现场,切莫轻信免费陷阱,发现异常,及时向公安机关、卫生行政部门反映。(法文)

2800多起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因强制报告得以发现;299人应报未报被追责

强制报告制度照亮那些“隐秘的角落”

本报记者 卢越

宾馆发现男子带醉酒少女入住却未向公安机关报告,致侵害发生;小学教师多次猥亵女生,学校负责人却组织“私了”;私营医疗机构接诊怀孕妇女为其实施人流手术不报告……

5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追责典型案例,披露了上述案件。

2020年5月,国家监委、最高检、教育部、公安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制度已被2021年6月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吸收,上升为法律规定。

根据上述法律和文件规定,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



铁路安全宣传进社区

5月26日,铁路路外安全宣传小分队走进浙江杭州市上城区新工社区,开展“知路爱路护路 共建平安铁路”主题宣传活动。这支由中国铁路上海局齐司站联合铁路杭州站派出所等单位组成的宣传小分队,在社区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宣传展板,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等,强化沿线群众的安全意识和遵守铁路法律法规的观念。

新华社记者 江汉 摄

1600件,推动追责299人。

此次最高检发布的6起典型案例中,就有两起涉及宾馆发现未成年人面临侵害危险不报告,相关单位和人员承担相应责任。

其中一起案例显示,2021年6月7日晚,许某某等人强行将未成年女生李某某带到宾馆。许某某、陈某、王某某三人在宾馆房间强行与李某某发生性关系。后李某某报警。经广西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强奸罪对许某某等5人提起公诉,法院判处许某某等人有期徒刑。

经查,案发当晚,该案6名当事人入住桂林某宾馆,其中包括3名未成年人。宾馆在接待上述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入住时,既未严格落实登记制度,逐人核实身份信息,也未询问入住未成年人相关情况。

通过查看宾馆监控视频,办案人员发现被害人李某某进入宾馆后,神情疲惫,脚步迟缓,表现明显异常,多次在距离宾馆前台2米

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应当询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强制报告制度施行以来效果逐步显现。很多教师、医护人员、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或面临风险后主动报告,使一大批隐藏案件得以及时发现、及时阻断。截至目前,检察机关办理案件中涉案线索来源于强制报告的达2854件。